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醫部典

第五百二十七卷目錄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四

唐一

張文仲 李度

郝公景

則天時醫人

孟詵

紀別

陳敬器

元珠先生

劉大師

宋清

梁卓

王超

陳仕良

趙卿

紫極宮道士

博萊醫

釘鉗匠

張萬福

申光遠

五代

唐佩微

韓保昇

蕭炳

顯德中道士

韋慈威

狄仁傑

李德

王方慶

周廣

日華子

王冰

李祐

劉禹錫

梁新

張仕政

京坡醫者

沈應善

陳泰

譚簡

市醫

王彥伯

揚州醫生

孟昶

李漢

李鼎

吳廷紹

虞洸

遼

直魯古

達里特

宋一

劉翰

王懷隱

僧道廣

周志

趙自化

蘇澄

李寧

張炳

釋法鑒

高若清

王集

李明甫

曹居白

僧智緣

孫用和

林德

僧恭真

黃冠道人

張發

龐安時

耶律散魯

耶律鼎成

陳昭遇

王光祚

吳復珪

釋洪鑑

馮文智

劉釋經

史載之

劉元寅

甄桃真

羅仁顯

嘉斯野銀醫

關士安

會若虛

屠光遠

郝允

虞鹿

高保衡

錢乙

杜聖

鄭榮

畢康

孫兆

仇鼎

蕭氏

張濟

章濟

張直德子

黃州僧

郭照乾

章迪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四

唐一

張文仲 李度

按前唐書本傳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度張京北人並慈威以醫術知名則天初為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則天文仲慈威感主使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脅則刺離收白朝練未及食時即苦衝脅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擊我頃心痛不復下藥日研而卒文仲尤善瘡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各醫共發瘡風氣諸方仍令醫署監王方慶監其修撰文仲奏曰風有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藥雖同人性各異瘡風不達藥之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即氣頭風上氣當須服藥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治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受得通洩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百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醫部典

第五百二十七卷目錄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四

唐二

張文仲 李度

郝公景

則天時醫人

孟詵

紀別

陳敬器

元珠先生

劉大師

宋清

梁卓

王超

陳仕良

趙卿

紫極宮道士

博萊醫

釘鉗匠

張萬福

申光遠

五代

唐佩微

韓保昇

蕭炳

顯德中道士

韋慈威

狄仁傑

李德

王方慶

周廣

日華子

王冰

李祐

劉禹錫

梁新

張仕政

京坡醫者

沈應善

陳泰

譚簡

市醫

王彥伯

揚州醫生

孟昶

李漢

李鼎

吳廷紹

虞洸

遼

直魯古

達里特

宋一

劉翰

王懷隱

僧道廣

周志

趙自化

蘇澄

李享

張炳

釋法鑒

高若清

王集

李明甫

曹居白

僧智緣

孫用和

林德

僧恭真

黃冠道人

張發

龐安時

耶律散魯

耶律鼎成

陳昭遇

王光祚

吳復圭

釋洪鑑

馮文智

劉釋經

史載之

劉元寅

甄桃真

羅仁顯

嘉斯野銀醫

閻士安

會若虛

屠光遠

郝允

虞鹿

高保衡

錢乙

杜聖

鄭榮

畢康

孫兆

仇鼎

蕭氏

張濟

章濟

張直德子

黃州僧

郭照乾

章迪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四

唐二

張文仲 李度

按唐書本傳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
度張京北人並慈威慈以醫術知名則天初為侍御
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則天令文
仲慈威慈主使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
痛衝脅則刺難收白朝練未及食時即苦衝脅絞痛
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療我頃心痛不復下藥日研
而卒文仲尤善瘡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各
醫共發瘡風氣諸方仍令醫署監王方慶監其修撰
文仲奏曰風有二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
藥雖同人性各異瘡風不達藥之性使冬夏失節因
此殺人唯即氣頭風上氣當須服藥不絕白餘則隨
其變動臨時治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
暮受得通洩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
小諸方十八百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

操隨身帶急方三卷行于代度癰疽至侍御醫恩戴景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爲首

按朝野僉載洛州有士人患癰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醫醫張文仲張理復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合瀝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文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九服之應時而止一云問醫張澄云

韋慈藏

按唐書張文仲傳京兆人韋慈藏以醫術知名則天初爲侍御醫景龍中尤祿卿

按古今醫統韋慈藏慈藏善醫術常帶黑犬隨行施藥濟人元宗車之權官不受世仰爲藥王醫家多記之

郝公景

按朝野僉載郝公景于泰山採藥經市遇有患兒鬼者性怪兒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向公景取藥爲和殺鬼丸患者服之立

狄仁傑

按案異記狄仁傑公性開朗醫藥尤妙鎮衛臨唐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開關之北關人懷聚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輿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爾爾千匹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床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帶綴纒纒如食腐或觸之酸痛刺骨於是兩眼爲翳所障目睛翳如痛楚危殆頃刻將絕惘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自視觸即頓首請即華千緡資於坐側公因扶起即於榻後下鍼寸許仍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領之公遂抽鍼而

捉驚應手而落覺曰登亦如初曾無病諸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據物奉告公笑曰吾冀爾命之厄逼吾急病行志耳吾非驚彼者也不顧而去焉

則天時醫人

按朝野僉載則天時廣開府郎卿允元朝罷入闕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元政門入見一鬼捉允元頭上鬼持棒其後直出景雲門醫曰公主公主上赤之上今給使視問在閣無事食還房午如廁長參典候其久往候之見允元跑而於閣上日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執之上問醫曰此可得接時對口護者二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并執昇送七十夜半而卒

李德

按唐書本傳李德爲河東中絳慈恩郎使好方書擇其驗者選於帷幄顯皇帝滿

孟詵

按唐書本傳孟詵汝州人也舉進士垂拱初舉還風閣舍人此少好方術嘗於國朝侍郎劉稹之家見其勅賜金謂之曰此奉命也若疑火其上當有五色氣焉果然則而因事出爲台州司馬後舉遷有官侍郎唐宗在藩充侍讀長安中爲同州刺史加張市元祿大和龍興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爲業詵性疏率喜飲酒口良藥及雜下視曰若能療疾者者須知言難口良藥及雜下唐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詵辭老老乞養二年優詒賜物一段又令每歲春終一時皆給羊酒糜粥開七旬河南尹舉構以誣告古人之風改其所居

爲子牟里亭卒年九十三詵所居官好勾剗爲政難繁而理讓家隨各一卷鹿服雪二春補養方必效方各三卷

王方慶

按古今醫統王方慶太原人博學多文雅有才子度爲好經方精於醫藥

祝明

按古今醫統祝明唐元宗時人能觀顏面笑談便知人病深淺

周廣

按明皇雜錄周元中有名醫祝明者吳人也書授祿諫於臨上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召至廣師令於檢處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笑則笑歌啼號若中在疾而有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倦復仆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熱寐張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太華公主誕日宮中大陳飲改草上進者懼其聲不能消飲飲且背食飽歸去遂飽而當宴飲曲曲曲曲覺符中甚熱戲於砌臺臺高而下未及其半復爲後來者所激因仆於地久而方蘇而新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文臺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顯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聞黃門曰卿有疾否曰曰臣馳馬大處頗時常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結如石周即以硝石雜黃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歸甲備具投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連以

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醫之明日醫中已生一龍
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符周固諱吳中上不違
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為周作傳敘述其詳
陳藏器

按醫法入門陳藏器唐三原尹撰神農本草經曰本
草拾遺

按郡縣志陳藏器唐日華子二人皆開元時人藏器
為京兆府三原縣尉以神農本草遺逸尚多因撰
本草十卷中言人肉可療風疾故後之華子多行之
日華子

按古今醫統日華子北齊馬門人深察藥性極辨其
微本草經方委由託託至今賴之

按郡縣志日華子姓大名明集諸家本草近世所用
藥各以寒溫性味華實為最為類其言近其功用甚
悉凡二十卷明正統間三山鄧守寧見述祐志因
標云陳藏器與日華子俱四明人志遠其名今補之
元珠先生

按古今醫統元珠先生不知何郡人洞明素問極究
微奧時太僕令王冰遺其為異人乃師事之遂以妙
旨授冰冰由是大註素問今行世
王冰

按古今醫統王冰實處中為太僕令號啓元子為好
醫方得先師所藏太素及全元起者大為編大註素
問答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又著元珠十卷昭明醫旨
三卷

劉大師
按江南通志劉大師唐宗時騎白馬行村落中不知

其所從來人有病與藥輒愈一日從鄉人鄭氏宅地
為室未許俄入林中跌足而進人異之即其地為寺
今裴君說見也
李祐

按獨異志李祐為唐西晉元和十三年還次歸國裝
度破吳元清入其城官軍有劉婦人衣至裸體者祐
有新婦衣式懷卒五月矣為亂卒所劫以刀割其腹
妻氏氣絕歸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去腐肉之
一夕復蘇傳以神藥而平滿十月產一子朝廷以祐
歸國功授一子官于日行年三十餘為南海節度
罷歸卒於道
宋清

按獨異志補宋清醫藥於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貳諸
極寶藥近遺之寶士諸藥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
救之沒計所入利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寶藥宋
清

按初宗元果宋清長安安部樂市人也居善藥有白
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士之長宏醫工得清藥
補其方輕易皆咸覺神效利托者亦皆樂就清求
藥真遂已清告衆然猶疑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
券如由宋清領取或或識識與券清不為辭處餘
度不能報報券終不復言人以其異片笑之曰
清至安人也或者曰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達
利以活者耳非有道也然謂我量安者亦清清居
藥四十年所製券者百數一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
受券傳其僥運清者相屬於市雖不能立報而以除
死者千百不害清之富也清之取利遠致大矣

博物彙編醫部典第五百二十七卷醫部

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
之為利不亦難乎吾見量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
大利又不為愛其利不難乎以富求者公衆其應
益厥或斥藥沉痾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意遇
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病用益藥報清其遂取
利皆類此皆現今之文乎人者或而附藥而藥鮮有
能類清之為者世之盲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
今之交者有能望報如清之遺者乎幸而庶幾則天
下之窮困廢瘠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
或曰清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市道不為市之道然
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岸壁鄉黨以十大夫自名者反
爭為之不已已忘天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劉禹錫

按古今醫統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唐貞元間舉進
士篤好醫方濟人甚眾論修本草經方集有傳信方
行世
宋革

按續異錄金昌駒曹景華得和扁之術太和年中為宛
陵巡官按察使一數有再大日進子金之甚厚一旦
以笑語獲罪斥出官為中史定也進子金之甚厚一
史崔某者聞而為馬駒所許其賊幸其其曰二十
春無疾之人也崔某聞之還其真直其數以常深念
一怒而返之崔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來之不悅形
於顏色然已外之難復金昌駒於崔來一年進子
暴死革方有去朝之事則至城門遙遙視崔人有執
縛者問其其罪曰進子也呼賊賊而奔告崔曰進子
非死蓋尸歸耳向者革入郭遇其其賊賊而誦蘇之

第四六五冊之〇二葉

崔慈華之初言慈蓮子之運天勃然曰匹夫也安敢諸侯達南特賜之刻汝謂二十春無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其怒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乎曰此固非死蓋尸厥耳苟不能生之是幸而不神於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崔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腋下各數處擊去一齒以藥一刀主於口中太以藥衣臥空牀上以素練縛其手足安微火於牀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慈溺何獨其氣通者往者慎勿令起過還自定而困困即解其縛以慈溺灌之運活矣正在今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因坐車而後而蓮子起坐言笑更報救救者於崔曰蓮子復生矣仍與崔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故大奇之且云蓮子事崔已非素意因動以提筆崔亦惡其無術又重數言遂與崔華得之以神藥傳而後月而齒生如故太和十子歲謂金吾騎曹與蓮子偕在釐下其年秋高損之以其兄舅為天官即日與相聞故其其事而言之

梁新 題詞

按北夢瑣言唐崔慈蓮子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驚術未歸船房有武職醫工乘新開之乃與診視曰此不食也二酒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者少出船亦不食也下人輩新日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吾船每午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鷄雖平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椒汁挾醋而灌由是方蘇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備藥資以僕馬錢入京致書于朝士聲名大振仕宦乘車

有一朝士詣之舉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願而已朝士聞而怪遂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鄭州馬醫進郭者新到京都於連備日勝姓名云云說情怖此朝士下馬者之趙尋亦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吾人僱要清藥不厭多少時阻不及及採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簡請清藥馬上旋馳行到家旬日喉疾消梨頓覺爽朗其志不介却却趙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所救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

按開胃錄有趙張廷之有疾兩趙張診驗登其疾宜服生薑酒一壺地黃酒一杯仍請梁新所說說阿皆言過此即卒自飲此酒後所症每平他日為時相堅虛一林慈之不及其父乃卒時論謂之一妙

王超

按景陵縣志王超復州富人善用鍼術無不立效宗太和五年于日午忽無病死葬而無言登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前袒視左臂有瘰大如杯令起治之即為鍼出瘰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者曰王超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血視肉透露明黃衣吹散眼畢而退飛或走或為人者環列而盡超故其黃衣吏口有主之類死而畢畢大忌治

張仕政

按湖廣志志張仕政荆州外科善治傷折苦王潛在

荆州有軍人損經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一年餘歷愈痛問張張曰前日所出骨矣則痛可遽往覓也果獲於牀下以湯洗貯於案中其痛即止

陳仕良

按錢塘志唐乾寧時有陳仕良者以醫名於時特修軍醫方藥局奉御

京坡醫者

按北夢瑣言唐時京城有醫者忘其姓名云額中表間有一蟻從夫兩中曾誤食一蟻常疑之由是成疾頗難不治清有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換婦中隱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然但以盤孟暴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蟇去去然切不得令病者如是語始也其婦便遵之此疾永除

趙卿

按北夢瑣言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歲以魚膽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得攀援俄而設臺于上施一甌外脂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餅香不覺輕啜之還浸又吸之覺臂中豁然眼花不見因渴風吸之趙卿即之方少頃乃以啜餅飽趙卿曰卿若先因吃膽太多醬酢不快又有魚膽在胃中所以眼花過來所備醬酢只欲卿若因欲以啜餅果愈此食鮮之會乃權誰也詰退讓朝餐他妙多新術非庸醫所及

沈應者

按南唐志沈應者字嘉言梁休文後裔其六世祖

什尊章因家事親至孝親履歷基三年間里稱之屢試不售十有司一夕發神人示曰上帝命汝治千萬人豈可守一繩以自負乎既愈遂決志學醫還蜀之籍歷遊師事楊初授表門內經諸書研究不輟徐進以導引之術及岐黃諸方三年韓別去曰九九之際還我於親居之憂自是名愈振凡士大夫無不與之遊以於親病者處置則捐貲藥濟人靡倦居客積一旬日來安堂諸藥則飲食不具僅年八十一忽謫來曰曰韓先生招以鐵我將逝矣尋沐浴而卒著書問答釋之港行世子長庚以經業補邑博士弟子員能世其學

紫極宮道士

按精神錄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縮不能復執斧斤屬躬行乞至后土廟偏遇一道士長而黑已脾采甚異時問其疾因與衆數九曰側此當愈且日神明復會於此木工辭曰莫不能行家去此遂明日雖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爾無憂但早至此遂別去木工既歸顧其妻頃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瘥五更而瘥覺手足甚輕因下牀趨走如故即馳詣后土廟前久之乃見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陳謝道士曰我授爾方致人疾苦無為木耳再拜受之因問其曰吾在紫極宮有事可訪我也去木工匠得方用以治疾無不愈者至紫極宮訪之竟不復見後有婦人久疾亦遇一道士與藥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見也廣陵尊祀木工竟不知所之

陳革

按神錄錄陳革泉州晉江平也善禁呪之術為人治

疾多愈者有漳州巡按蘇孫其子病在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數寸大馬塞口此疾人心矣乃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觀視至夜乃取蘇氏子臂為兩片繫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蘇方在空中作法所繫之心遂為大食塞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而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納於病者之腹陳變通吐其腹遂合蘇氏子既得而速呼遂捕送捕獲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置一運舖驛吏持符錄以大為授欲近前舖輒連呼以警之乃乘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故

掃林醫

按唐書高祖傳掃林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盲

諸儒

按因錄錄相國崔公樞出使察浙西左目瞽生黃如思內欲飲膳人視物極微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員外牧自吳中馳驛召于中使因語楊州有程中書善醫眼來請書惟相國銜令致之崔公許諾後數日得書云雅性雖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善勝程遠甚遂致以來既見曰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損腦斷於中則必效矣崔公知約雖至心不使知譚簡又曰須用九日晴明季年於靜處靜之若其日果能逐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甚譚生極有憂色至八日大開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量雖至小亦可引滿譚生大喜初公將決意用藥之醫惟語大庸中善醫者

針鉞匠

按玉堂閒話近胡中書舍人于選書中疊毒醫治無門遂長告欲還尋醫一日策杖坐于中門之外忽有釘鉞匠見之問曰何苦而藥茶如是于即為陳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過匠上為某針出一枕而愈某亦傳得其術還然於日前之役此細事耳某早請勿食某當至某朝日果至請過于舍簾下向明張口執針候之及欲夾之某狀而蛇則已及一寸許赤色愈如至定愈何之一夾而中其穴已及一寸許赤色愈如釘股矣遂命大焚之選遂愈得果除官至著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謝遺但云某有苦救人唯引教勝而別

市醫

按玉堂閒話京城及諸郡都園閭中有醫人能出蟲

沈洪陳家寶成其事是日引譚生於北樓惟師象與一小童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飲酒數杯端坐無思俄而譚生以手微捫鼻曰殊小事耳初覺似被之難痛亦思及間動剪刀聲曰公于耳此地稍暗請移住中庭師象與小童扶公至于庭生既定聞師象有辭先送譚生請好細數兩乘捧至是以絳綿拭病處乘得以來遂不長痛譚生請公開眼有所驚因大如小指登如乾筋遂命投之江公方還報夫人及于弟譚生立以狀報遂南在相國復書云自發醫後登疑頗具及聞痊癒譚思方安後數日而微詔至嗟天何日忘楊君不遇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不驕詔詔遠來歸期是切礙其日疾也當慮失安得乘約入輔為帝股肱此數事足驗元助而公作相之後譚生已逝又何命之天乎也

華者目前之驗其多人皆感之以爲一時幻術奇術之患即不可去部中頗獲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覺心肝有物噎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後瘦瘠皮骨相連經如枯木偶聞有善醫者於市中聚衆甚多者察此病類試召之醫生見曰此是蛇蟻也立可出之於是先令燻於二十觔然後以藥餌之良久醫工秉小鈴子於傍於是覺咽喉間有物動者死而復蘇少頃開口鈴出一蛇子長五七寸急投於熾炭中燻之其蛇屈曲移時而成爐其臭氣微於親鄰自是疾平水無驚心之苦耳則知越人起寶子之死老聃肉徐甲之賢信不虛矣

張萬福

按酉陽雜俎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酒肉食芳放術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親登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即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銷毒且踰八十乃萬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爲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王彥伯

按酉陽雜俎湖州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精別脈斷人生死壽夭不差一毫臂間書有子忽暴中病衆驚捉手或說彥伯速使視脈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數枚木耳而食彥伯問其狀彥伯曰中無惡瘕頂毒也其子實因磨得病彥伯不信乃磨觀魚無恙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驚焉

按國史補王彥伯自言醫道將登乃列三因董者藥于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

此風者飲此寒者飲此者飲之而去諸日各負錢帛來謝無不效者

申元近

按王堂附話近世曹州觀察判官申元近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孫竹數萬居于梓交廣人也申往謁之延于臥內冠帶相見曰非獨于市柳也蓋患腦痛腦甲以溫醇酒并飲以辛鮮物迫胡椒薑等屑僅半杯以溫酒調又于枕中取一黑漆甕如今之雀項安于鼻取吸之至盡方覺枕有汗出衣其袂立愈蓋昇欬之類也

揚州先生

按王堂附話江淮州郡次令最嚴犯者無赦蓋竹屋或不慎之動則千百間立成灰燼而縣鎮之歲有術士之家延大龜數千戶主者錄之即付於法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怨尤一死何以案實於某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謂延待方術之士極如機籌監刑者即殺之馳白於縣縣召入視問之曰某無他術惟善醫大風耳曰何以數之對曰但於福出院逐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陳至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憎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繩提出蟲可盈指長僅二寸然以香藥封其指別與藥脫之而更煎其飲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遂一月肩指已在肌肉光淨如不患者縣遂遷術士爲上客

五代

唐僖宗

按古今醫統唐僖宗幸成都華陽人好醫求治

者不論貧賤必往每於經史中得一方一論必錄之時尚者左丞諸公故禮與一官不受者有經史類證備用本草數十卷

五祖

按古今醫統蜀王主理心性慈孝好方藥母后病瘳更太醫不效自製方祖進之遂愈者皆有表親名診視醫官服其神朱太祖代勳孟不忍生民就殘遂走汴陳闕下太厚封之

韓保昇

按古今醫統韓保昇勤人補醫不拘局方詳察藥品釋本草其所以深知藥性施藥輒神效

李漢

按古今醫統李漢字欽仲梓潼涪人通五經善于博學爲好醫方官僕射中散大夫

蕭炳

按嶧縣志蕭炳蜀人精岐黃書無所不讀取本草藥名每以上一字定四聲本草五卷以便計閱蓋前人所未有者終身居不仕

李雲卿

按古今醫統李雲卿不如何郡人博通經史善醫歷廣山以濟人爲心千里之外來求療病者如市後唐同光八年八月日棄昇

謝德中道士

按洞微志謝德中齊州人病狂每唱歌曰踏陽春人謂曰南朝應陽春踏陽春風起陽春人謂曰髮人又歌曰不盡華髮曉玲瓏天府由來放膽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九葉燭火五宮後遇一道士欲治病

者云每夢一紅衣女子引入宮殿有小姑歌云云道士曰此正犯大妻毒女子心神小姑解神也按醫經難治病毒故曰大吾官即以藥兼雜食之疾遂愈

吳廷紹

按南唐書本傳吳廷紹爲太醫令不其知名祖祖帳中璋進藥無驗廷紹進藥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痛癰痛醫工勞牛累日不痊紹至先詣其家人曰相公癰痛何物對曰每食山雞鵲鵲廷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蓋醫訣志其方他日以精實治喉痺以薑豆治癰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祖祖常服餌金石吾故以水之陽實勝之木主則金絕矣馮公喙山鵲鵲一鳥皆食鳥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請辭醫大服上元觀上儀作書豆湯上元觀上儀作書

虞沈

按宋何光遠鑑戒錄虞少卿沈蜀之醫也長興祖初仕蜀蜀太尉準久患渴疾連押衙李彦未醫至蜀祖遣虞少卿往虞少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日名醫而無靈應者何也虞少卿對曰君之疾非唯渴癰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南面之志虞少卿故以此言諷之又曰沈聞天有六氣降爲六淫淫生六疾害十六病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陰陽爲六疾者寒熱入腹陰陽也是以六病病爲六疾爲難官醫爲水藥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凡祿祿至煩煩有所煩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煩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

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藥性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

直隸古

按遼史本傳直隸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妻反射中而去及追兵聞妻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隸古也因所伴者問其故乃知射妻者娶之父也世世離離馬上市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爲人所得欲殺之耳由是進於太祖帝氣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官攝服諸鍼灸書行於世年九十卒

耶律敵魯

按遼史本傳耶律敵魯字敵不純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官分建諸敵魯精於醫察形色即知病源雖不診候有十全功初和爲大丞相敵魯所薦官至節度使初敵魯使耶律糾珍妻有流病易數醫不能治敵魯視之曰心有善藥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賈賂之便在用藥其毒則可乃今大擊鉗於前翌日果狂叫呼起罵力極而止遂愈活法多此類人莫能測年八十卒

迭里特

按遼史本傳迭里特字海都育角力善馳射馬蹟不仆尤精於醫視人疾苦隔絕親視者不悉見太祖在潛已加番過及即位并迭里特親視疾重者常患心痛召迭里特視之迭里特曰貴自有藥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鍼而後愈帝從之擊出血痛止帝以其親每加賜賞然知其爲人未嘗任以職後從刺殺烏

與其父終低俱殺殺之

耶律成成

按遼史本傳初契丹醫人鮮知切脈書藥上命耶律成成詳方脈書行之自是人皆通醫雖諸部族亦知醫事

宋一

按古今醫統劉翰濟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補護國軍節度巡官後周顯德初調歸德府用方書三十卷體集治世論二十卷世宗嘉祐之末太宗詔詳定本草藥典進士馬志醫官羅烈張務吳復廷王光祚陳昭遇等同修集上之

陳昭遇

按廣東通志陳昭遇南海人世爲名醫開初至京師爲所知者處爲醫官遂留家開封初爲醫官領鎮水主簿後改光祿寺丞賜金紫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秘方千餘首皆自驗及即位召翰林醫官各具奏傳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昭遇與王懷隱等參對編類成一百卷即製序名曰太平聖惠方錄微頒行天下又官職名與醫官劉翰進士馬志等詳定本草既成書新藥凡九百八十三種併目錄二十一卷上之昭遇於藥術無所不究著述稍博可傳往來公卿家診脈對證多奇驗性謹慎以此被寵眷不衰

王懷隱

按古今醫統陳昭遇嶺南人善醫太宗時爲翰林醫官治療多效

按河南通志王懷隱雖陽人初爲道士居汴之建隆觀善醫診太平興國初詔歸洛命爲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初太宗在藩邸時服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書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郎奇等編類每證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大之成百卷太宗御製序名曰太平聖惠方

王光佑

按古今醫統王光佑太平興國間爲太醫奉詔同脩本草衷集方書藏心錄畢

僧道廣

按古今醫統僧道廣廣西人新醫得不傳之秘祝德中有人病肌瘦而勞唯好食米粥之則口吐清水食米則快諸醫不辨道廣以鴿屎及白米各半合炒末以水調頓服良久吐出如米形遂愈病濕謂米祝者是也

吳復注

按古今醫統吳復注淳化間爲太宗侍御醫與劉翰海鳴太宗召修本草及太平聖惠方書中多其所集行世

馬志

按古今醫統馬志初爲道士得海上方深察藥性治療雖效太宗時來客同修本草爲御醫名著當代

釋洪綽

按古今醫統釋洪綽潭州人初出家東方技之書遊

京師以醫鳴太祖召見賜紫袍腰展廣利大師後太宗召請醫方藏秘方以獻
按江西通志釋洪綽以善醫工診切每先或時言人死症多中屬紫方袍腰展廣利大師一時稱藥王再現云

趙自化

按古今醫統趙自化德州人從洛陽藥醫淳化中從兄自正遊京師以醫鳴倡授醫官累遷翰林醫副按濟南府志趙自化武定人高祖時以醫鳴世診治有奇效累遷至正使所著有四時養顏錄及漢河清集五卷

馮安哲

按古今醫統馮安哲并州人以方技爲業太宗召爲醫官咸平三年太后不豫安哲侍藥既愈遷尚藥卿賜賜金紫衣遷翰林府正

韋澄

按古今醫統韋澄宋良醫人病應聲者求療澄云古無此方惟以本草藥名貴呼之每呼一聲腹中輒應惟一藥即不應再三呼之無聲即以此藥爲主治之愈

劉難經

按王氏試錄昔東郡有一醫者姓劉其術甚長通黃帝八十一難經病註者失其旨乃自爲解獻於閣下仍爲人講說有號曰劉難經其治疾疾無不應不知時後有一藥能止藥末數品而已已視人病旋取諸末合和加減分爲劑日服不盡其數病未愈他日再至此藥服不如數耳所餘當有良人不能欺後

以老終

李肇

按宋史藥通元傳教水處士李肇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常以藥處元人以金帛爲報載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召名軍赴闕未至而崩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曉先生上作詩爲賜加以茶藥續用

史載之

按括異志宋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童謠即唱用火燒旋煮湯沃淡飯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諳醫經而妄欲療人可歎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食掛凡八脾六榮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反則脾不能舒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脾葉焦熱脾遂投一方買藥服之二日聞人含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按古今醫統史載之著有指南方三卷分爲三十二門

張碩

按建寧府志張知字明叔浦城人少有奇疾在太學師事鄭士史載之極醫之妙及歸排心死物無問貴賤有遇必往視之全活甚多嗜學能文老而不倦同郡錢拔之稱爲太古遺民歷任鄭州簿豐州錄事奉寧軍年九十一

劉元寶

按安福縣志劉元寶通曉於鄉歷任潭州司理通陰陽醫藥術數異求試之驗賜名通異子所著有集正昇陽天卦圖神巧萬方方註算和和脈訣傷寒論天鍼灸經

釋法堅

按江西通志釋法堅廬山僧以醫名宋太祖見賜
袈裟袍號號廣濟大師景德二年垂壬元份久被疾名
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還山卒

按通志則元份已薨法堅還山卒
一蛇其腹能吞蛇腹中徐過一草便破以腹就
腐項之服治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服毒之藥取
置腹中夜宿旅邸即房有過客呻吟狀第聞客就詢
之云爲腹脹所苦即取藥就室煎一杯游飲之頃不
復聞聲意謂已已將曉但聞鄰房滴木聲呼其人不
復應即起遍尋視之則其入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
臥於室中而逃至通明主人觀之乃不測其何爲至
此乃獲金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瘞瘞其骸既久經
故客至即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說棟風

按宋史本傳棟字子道鄞州卑父人博涉經典
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散精以追
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
半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爲道士
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常州
性和靜無所好絕音人愛之以爲紫微宮主年七十
有五過人或以爲許元固後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得
道如反掌第行之謹觀汝勉之棟其行之二十三年漸
及重熙華閣臨危輒若飛舉乾興元年謂其徒曰此
歲之暮吾當逝矣即自西北隅自斃殯室成不食
一月舉平居所知叙似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臥殯

相率入木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爲尸
解樓自具號神生子與隱人海寧子者以時往還論
養生秘術日已還金眉凡兩卷

高君清

按宋史本傳高君清字敬之本丹州榆次人徙來衡
州進士及第至第五年爲觀文殿學士君清雖學古
記自素識以來傳傳記無不誦述大書申韓管子之
書頗明唐李因得病遂憂鬱經醫官屈伏張
仲景傷寒論法探思遠方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
校此書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衡州者高
氏學焉

陳仁顯

按宋史本傳陳居士名仁顯處都人也以醫爲事居
郡城東南隅所居庭廡離落間稱樵車藥年而精
神愈壯無甚愁歎聲不勤其心手持數珠常誦佛
經於閣巷聚落中治病所得錢扁隨即分授於貧者
竟以不言但行陰隱歛金之遺每行囊至午方歸則
閉戶鼻鼻眠目而坐大甲祥符乙卯冬無疾端坐而
逝時齒一百未化商人問居士有長生法對曰至於
壽養得理以盡性命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乎

許希

按宋史本傳許希開封人以醫爲業種翰林醫學景
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萬
大長公主王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愈愈左
右事以爲不可可謂黃門所以身試之無所害遂以
鍼進而帝疾愈命爲翰林醫官賜緡衣張魚及幕常
希拜尉已又西向明帝問其故對曰願爲臣師也今

王蔡

按古今醫統王蔡海陵人習醫經方尤工鍼石遠近
知其名所療多效初嘉祐中有女人被妖惑羣爲鍼
妖獲即從女案中選竄女病遂愈

關士安

按開封府志關士安陳州人以醫術爲助教工畫墨
竹筆力老勁名者當時每爲大卷高壁爲不盡景或
爲風景其有意趣復寫作墨蘭蒲蕙等咸爲人所重

李明甫

按嘉興府志李明甫東陽人善醫尤精鍼灸義烏令
病心瘋症死明甫視之曰有蟲在肺下藥所不及惟
足乃可於非鼻也始謂於背上點穴密取水以灌之
今方驚而鍼已入曰蟲已死矣既而腹大痛下黑水
數升蟲亦去遂愈

曾友虛

按西寧志記曾友虛開封制李行簡言臨州道士曾若
虛者善醫尤得鍼灸之妙術里有寒瘧道入遂疾

且卒經日而心間發家人因奔詣若處哀前一往庶幾可救若處既至燕觀之且止其家哭泣引鍼鍼之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曰始者若聲憂故夫相隨出郭外遠歷郊野橋梁復入叢林莽草展轉不相捨而故夫爲一物刺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步愈若覺覺耳郡人竟謂若虛謬之若虛曰向之所鍼鍼乃黃帝鍼八邪穴也若虛即今奉朝御兼執可久之師耳

曹居白

按齊東野語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則忽得疾如中風狀山子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夫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無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如箭而故夫爲棘刺刺足脛間不可脫覺懼還轉來間乃得歸曹某曰適所刺者八邪穴也此事雖涉神怪余按于金匱有刺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一曰鬼信三曰鬼堂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林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鍼法不傳醫野老遺經說謂於嘗試非惟無益也

屠光遠

按齊東野語屠光遠治善醫酒客之妻將產數日不能分娩屠云緣子以手挂母腸所以不產乃隔腹鍼之遂產古者鍼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蓋脈絡之會滯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若唐李洞元本朝龐安時近復有屠光遠醫者意

也一時從權有出於六十四九穴之外者其妙如此

信智錄

按古今醫統信智錄徐州人嘉祐中召至京師診父母脈能知之之言因將王安石王珪俱在翰林廷疑古無北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視父知子又何足怪哉

郝九

按古今醫統 郝九

按聞見前錄康衡先公曰昔居衡之其城有趙及譚議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衡州多言醫故也有中受者嘗自言得術於高君誦參政得數於郝氏老其說謂參政嘗平甚高既貴診脉少故不及郝老非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氏至診其脉曰有沉澀當下趙服其藥藥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室中用繩纏其頭項以湯沃之連施趙呼申受罪之曰君澤藥郝老者申受曰某之病不能療然病疾已可醫又曰郝老之脉通神公舉家之人在帳中俾通診脉其老少男女已未嫁娶無不知者趙試其說信然始知禮之自此疾平復入爲三司副使申受朝廷用爲太醫丞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張綱于墓誌其墓載其平生所治甚異曰壬子之妻孕診其脉曰六脈皆反反于氣黃黃說未死壬子生母即死矣已而果然郝老平時不合藥未諸藥過病品量增減之服者無不效人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大羽衡乘止其上熟視之一黃太通士也元拜手乞憐進士曰汝郝九乎因授以醫術就遷都關世以神醫名之進士之人類以活四十餘年非病者能盡可治也無其術精良可信不幸而不治必先請之雖死亦無恨于張非獨知已病能預知未病矣近者有刻遠者累年不至其日時皆無失或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之病期以告人亦無失皇祐中郝九張岫子堅誌其墓云復英公病泄太醫皆謂中虛者曰風客于胃則泄始蓋本過證也英公駭曰吾取金石等物無數世不止其散飲藥本乎愈強進之泄止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翁曰君病寒翁而足息足寒而首思在法爲節遊戲不可治不數日死州監軍病悲思命在其子曰法當甚悍即愈特遣子李宋卿御史兼其監軍內所傳也翁與其子請于宋卿一造問因質其遺失監軍皇祐中出病乃已既中丞某程腹背痛不可使仰翁曰緩泄氣也當食發怒四股受病傳于大小腸中痛而無傷法不當用藥以藥攻之則愈痛須一年能愈即一年能坐三年則愈矣後三年而愈里婦二夜中口噤如死狀翁曰脈脈淨也

畫得其神狀實自診其脈語人曰我當暴死不數年果暴死翁讀黃帝內經惠王冰之傳多失義指間以朱筆運其下世尚未見撰實死其書亦亡獨太醫趙子古得六元運之法於翁書圖以上朝廷令存於世云

盧鹿

按獲事盧鹿宋治平間陵陽人著難經註

孫用和

按古今醫統孫用和不知何郡人性謹明敏通經學精醫方得岐黃之秘治平間為奉御太醫令

高保衡

按古今醫統高保衡京師國子博士校正醫書深明方藥博搜神宗詔修內經有功賜糾魚加上騎都尉

林億

按古今醫統林億熙寧間為光祿卿直觀同高保衡校正內經醫各著

錢乙

按宋史本傳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假支屬祖從北遷遂為鄆州人父穎善醫然嗜酒喜遊一旦東之海上不及反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京而收養之長海之醫乃告以家世即請往述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夫婦人感慨賦詩詠之其母乃告以家世即請往述尋凡八九反積數方者名至京師親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事皇子病療救乙進病士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

賜金紫田是公體示威家遂致無虛日廣觀于病診之曰此可母憂而愈其功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之可無憂其家志不答明日功果驗驚其治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大它直視心與邪俱受邪過者所用時常是也士子病喉痺他醫與蘭劑如霜焉乙曰是心中熱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渡焉乙有指湯土不信謂去宿宿寒此竟知言而效士病喉而痛光黃變乙曰肝寒肝此逆候也若執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研良藥于藥明日曰宜禁拜腹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解日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是五日而絕孕婦胎重言胎且重乙曰脈者五臟傳事六句乃更議能候其月偏痛之何必隱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結因浮而病急愈目暴不得眠乙曰是經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肝熱則氣結腦衝不下和李能去結隨酒入腦結去腦下則目能眠矣然之果驗乙本有風疾每日以意治之而後甚歎曰此所謂周鼎也入履者死吾其已矣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日製藥日夜飲之左手足癱不能

用書曰可夫所親發東山得依各太醫十以法敷之盡日足癱偏廢而風骨得脫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乙為方卒一歸于書無不闢不斬新守古法時度越經余卒與昔有九連本草諸書辨正顯厥成得異藥而之必為百生也本末物也名親名別之詳也而考之皆合未年學得遂劇不可為名親厥別易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

按古今醫統錢乙著有傷寒指微要論若干卷

按醫學入門乙建為五臟之方各隨所宜謂肝有相火有瀉而無補腎有真水有補而無瀉皆內經之秘藏後張元素劉守真張從政盡取法

僧本真

法名

按夢溪筆談四明僧本真善醫經脈中名聞東都其診視妙不殊鉢分天章閣待制計元為江准醫運使泰源師時欲入對而其子患瘰癧腹而不合懷恨欲死逾宿矣使本真視之曰屏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門固然今方有事須降對能延數日否本真曰此可為也諸臟已敗唯肝臟獨勝肝為肝勝其氣先絕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之藥至晚遂能張口稍稍啜粥明日無能為也越三日果卒

按鄧志權本真傳之元投元骨傳之法琰及了初皆能顯其術焉

黃冠道人

按晉州志黃冠道人姓名不傳隱寧間會見於楚丘某朝村黃冠者又曰名一一方有疾者往求一處之語不藥而愈居數月忽不見人皆神之為焉扁鵲立祀祀焉

杜嬰

按後魏志杜嬰字大醉性嗜讀書其言近於人為人驕進而無忌自託於豪貴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空殘不能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憂蓋富貴性命之理其心雖然無異于物故多為賢士夫所知士安石有謂子貴而之語久而不服

張駿

按襄垣縣志張駿字公度潞州人家世業醫而駿尤精方脈意在活人不自貴其報翰林院學士黃魯母安康郡君太夫人病駿結諸醫不能治驛投御愈得直感謝厚贈之却不受驛然而去

鄭榮

按宋史道自傳大中祥符中有鄭榮者本洪州人七年賜名自洪度為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破血和餅給焉

龐安時

按宋史本傳龐安時字安常新州臨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按以脈決安時曰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辭話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順乃益讀醫書太去甲乙諸經者凡幾傳百家之說其追者靡不遍貫嘗曰世所謂醫者皆兄之愧無恥之言深矣蓋所謂謂難經者扁鵲傳其書而謂之不言患者使後人自求之賦子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漢漢法廷生若合符而且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一脈陰陽相應如兩引遠陰陽均則證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脈應於尺寸萬九候於浮沉分四陰陽於脈此皆醫學略聞其端而子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書而用之而治之病不得迷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殊其職任官其寒熱難其奇聞以療百疾者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記遺傳陰陽

之說補作於論藥有後出者所未知今不能詳言試

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為人治病數十愈八九錢門求診者為辟閣舍之親視紅藥藥性愈愈而後遣其不可為者必資名之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稱金帛未測不盡取也嘗謂辭之術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丁不生育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旁適安時在視之議兒即遲遲不降令其家人以湯洗其腹腹自為上指摩孕者覺腹中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兩腳不復能脫故非得藥所能為否隨腹而兒手所在鍼其處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遲生無他術也取兒脫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曰華佗之事曰術若非人所不能為也其史之著年五十八而死門人請自視服笑曰吾老之衰矣且出入息亦微也今日氣已絕死矣遂殯卻藥側後數日與客生語而卒

按諸明道雜誌新水縣有商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處方用意甚似古人口言心解初不從人役也

新有富家子稱出游偶鄰人有國者排廳屋壁富人子方驚擾走出惶惑突入市方陳列尸富人子走仆上因大驚到案發其性理通鑑醫坐百方不能已屢為州吏求得救因種燒為灰以調藥一劑而愈應為人藥者之入口即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

也

按宋雅推記新州龐安常善醫而龐與人語者在紙

能答來服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

以眼為耳非異人而何

按書基記安常字安時新水人宋神哲間名醫也於

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傷寒妙得長沙遺旨性豪俊每與人延必必為門戶旦一辭伎一廚傳一賓客一親色工藝之人日費不貲

按仇池筆記安常為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草

概不自勝九江湖道士頗得其術與子用藥無以關之為作行草數紙而己且告之曰安常故事不可廢也魯聖子拘求醫於湖口度無錢且不著書求求子甚惡乎戲之曰子家可改做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則詩乎龐胡一君與吾輩遊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按潘山雜識龐安時稱州新水人也隱於僻四方之

諸者曰潘其門安時亦饒於困產不汲汲於利故其

聲名尚余官兒其體曰金陵選池陽先君命余往謁

之是行四五大官月行李之盛件部使者一舟所載

焚樂也一舟體也一舟所傳也一舟諸邑投華人

無不有也然其自過不肯入京驚之妙亦近世所

無也

單舉

按仇池筆記蜀人吳肇者舉進士不第願以醫聞其

也元豐五年三月丁卯患左手痺安常一飯而愈聊為記之

孫兆

按醫家入門孫兆宋尚書未御亦有顯官耳鳴公診之曰心火入大腎腎脈不能勝耳以藥寧心腎脈復歸耳鳴止愈

張立德子

按東坡雜記眉山有納臣者長七尺僅飲喫何僕人也忽得消渴疾日飲水數斗食倍常而數溺服消渴藥而逾年疾日甚自度必死治棺安囑其子於人蜀有良醫張立德字子不記其名為診脈笑曰君幾誤死矣取酒各當門子以酒灌之作十許九取枵枵子為渴飲之遂愈問其故張生言消渴病中皆燥者而腎敗土不能勝水腎液不上折乃成此疾今診顧臣脈熱而腎已衰當由果酒食過度虛熱在脾故飲飲衆人而多飲水水既多不得不多溺也非消渴外有香能敗酒果近無不實而枵枵亦能勝酒屋外有此木屋中釀酒不熟以其木為屋其下亦不可釀酒故以此一物為藥以去酒里之毒也

仇鼎

按東坡志林近世醫官仇鼎醫藥為當時第一謝死未有續者今張君宜所能始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過世世或與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教人為事始過於鼎還元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黃州僧

按錢子謙在黃州衛士多從之遊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說而墨毫曰此

麝煉藥也自有說服之字雖在京師為公言至今收之後瀕海島無恙得此藥之力

蕭氏

按杭州府志蕭氏失其名錢堪人好菟子嘗有一僧來謁蕭待之良厚久而不衰僧一日拈筆書丹升遺之蕭初不其珍重繼既久疑藥之花囊中皆有子隱隱可見蓋古方大興之令增郭某按方試之療人皆奇效後又令聚藥煉為丹俄見爐上有花綉蝶若牡丹狀升成如黍珠用以活人雖瀕死者起自是蕭郭之醫傾動一時

郭顯乾

按錢塘縣志郭顯乾字汝淑汾陽王裔祖遷授宋建隆二年郭幹世稱大人物幹顯乾自祥符初由汴徙杭州多隱德庵子未嘗生傳者有異人乞齋郭庵之灌漑牡丹花三朵覆之而去追問之曰若果世德全活人故來相報花上書婦人輩十三方郭子孫世世用之當無窮之如法試之無不奇驗遂為婦人醫郭氏之以醫名自顯乾始

按海軍

按海軍縣志郭顯乾授文勝元符三年由汴南渡放清水面而過道人授以鉢盂封其面凡上且戒曰公家累世積德以此報必一月後乃開道人去十三日公此部部昭昭以道人之給之也為開視則鉢中有一牡丹花一朵見花中有一字皆醫方一獨具一方凡十三齋其齋與子孫隱德庵明係蘇方龍而花亦兩葉大異之遂接方療疾無不奇驗後又煉藥為丹見爐上有花若牡丹升成如黍珠用以活人瀕死者皆起德三世有敬仲者建炎中孟太后建炎不

起高宗性主孝下令備輿起太后疾者敬仲因母馬氏參究診法引入宮進藥物食頃而甦三服乃起高宗封馬氏為安國夫人敬仲為光祿大夫兼贈父僕西山葬地賜姓趙趙所居里有趙郭之號

張漢

按錢塘縣志張漢字子充少好醫從軒水鳳安時避同學八十人安時獨喜漢後聞局有王朴善醫又能以素知人貴賤福禍從之期年得本領中所有藏書盡其訣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存攬視之曰此嗜臥證也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飲飲此藥必斃斃覺當得汗已而果然當塗郭洋正子患嗽肌骨如削醫多以為勞損已不足覺就就飲以藥忽大吐使觀涎沫中得蜜屑皆悉在建築有婦人叩門求醫者漢不在其弟揮為診之及師揮其言其狀讀曰弟與藥如是且舉受此其張當覺居三年平乳下有惡也驗之信然書有調官都下者漢診之謂曰緩游疾見不出七日當死死後五日得還判齊州喜曰張漢言耳我適得官何謂死後又二日旋起進鹽臥地即死建中靖國初范仲淹仁方名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漢曰公脈氣不出半年范曰使某得生至京則則子之賜也遂與偕行至京師奉補漢假未終而後公以不起聞張奉中黃詩待淮西提刑漢謂曰大夫食積不化在淮西行且還朝火熾非今日幸相謂所聞者尤未起則有命名不滿歲當三運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憂在九召及蔡京當國請召召還漢中自戶部吏部遷左司郎中而奉召亦適以九月卒尚書寮序辰知應天府據謂曰

商無官派旦夕富有議供被旨放歸田里復見之曰嘗得州果得杭州汪丞相徵時部門幸陳鶴使備親在學海生大至公曰君位至宰相然兩人得北散名宦當由北方起未幾登第調北京大名主簿不出北京徵官至中奉大夫中興建爲上相機後以罪謫永州至洪州展起見陽曰據今日時加午當死後事以累公降曰何至是據曰吾終之無已人心矣退使人伺之及期卒他如吳洋吳樞吳和仲文仲方首方一誠方德甫方嗣地方孝緒方孝緒余淳余時雨余仰亭余幼白陳楚陳曉陳應龍三世於茲而其後以科諸婦人科如醫博黃孝友以至黃天爵黃一轡輩數十世未別而爲立子振應龍應龍亦再世矣小兒科則先有丁氏後有夏氏轉而楊氏汪氏卓卓乎專門矣外科則洪廷鑑洪欽銘洪文衡何寅利何公若洪少蘭則非特專精而且擅擅者矣又如徐科吳福仕吳祥川吳時川吳繼川自元至明世擅外科而吳余輩果應實則內外兼著試觀奇驗吳正倫著脈證治方著生類要虛車錄法人心鑑而其後明穆宗貴妃疾召至宮一刻立愈適太醫嫉卒於京時鄧論惜之程私著傳奕奕黃俠著醫案吳忠著醫方考汪源錄註保嬰全書許算著專理論是不獨有醫術而且有醫學至程珍則貴人且天授所著有松滋醫便其後裔程衍運以儒術兼醫理更名噪一時而程曉夫程惠生父子不相師而各有神效至洪徽甫之針又其奇者併及之

章述

按無爲州志宋帝章吉老墓表云神農有熊氏戚以

扶民爲道主聖神靈生而知之簡易無爲後世聖賢相師或口授若心得其至也雖千年若合符契故孔氏謂安知來者之不如今又曰聖人有所不能知夫陰陽儲神而明之可不妙哉無爲章氏適字吉老洞精醫書而得針刺之術於素問內經之間以其遺救人壽至七十九莫不刺膚透髓應針病已華化氏不能過也又以其遺授子濟濟醫扶三千人因不復針又以父遺付子樞吾聞士大夫多道濟推起病如神逮得守符親所書試會濟請言吾友周元章撰理誌不復多得顧表墓道遠道書其事吾不及識君觀其子孫廉介自守不以養取人却吾應龐大行藥除病拯人除害物者上清有鑑許氏旌陽羅大亦仙去後之人勿替其志來於墓下讀吾文者勉之大觀元年歲在丁亥丙午朔丙戌日男濟立石

章濟

按無爲州志章濟古老子也傳父業九精九針之法得書之所不傳者洞脫五臟不失毫髮立仆起僕效難殫述詳見周紳墓誌子樞亦吳父齊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百二十八卷目錄

醫部藝術名流列傳五

宋一

宋道方

都醫

陳師文

楊大均

臧中立

楊介

金湯一舉女

朱肱

李惟熙

王克明

范防禦

張永

李信

嚴防禦

陳諫

嚴三點

許叔微

張元圭

朱杰

吳源

郭時芳

陳言

裴宗元

新藥

何澄

王元

鄧仲青

張明德

陸職

任元受

皇甫坦

張信

張總管

陳沂

李立之

王繼先

錢開禮

段康年

沈良惠

楊文修

褚清

郭時芳

信文有

陳自明

錢原清

陳文忠

吳觀善

張濟

張鼎

鄭榮

吳錫

林顯壽

張季明

周興權

程約

王朝

丘經歷

周洪

孫琳

滕伯祥

江嘉

戴燭

錢寶

初處世

楊士滋

懷居士

謝復古

劉伯桓

范九思

唐義正

宋茂舉

鄭簡

崔世明

藝術典第五百二十八卷

醫部藝術名流列傳五

宋二

宋道方

按陳師文語宋道方叔叔以醫名天下居南京參不背赴諸病者扶攜以就求脈政和初田登守郡哥病危呼之不至恐怒曰使吾母死亦以獲去殺此人不通斥責即遣人禽至廷下呵之云三日之內不痊則吾當誅汝以徇衆殺叔曰容爲診之既而曰尚可

活處以丹劑遂愈田喜甚云吾一時相困辱然豈可不劇前取乎用太字之重從故樂爾以千排俾幸

負於前增以錄饋導引還其未旬日後田母病復作呼之則全家遂去田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

站以良藥遲其死耳

陳言

按處州府志陳言字無擇青田人敏悟絕人長於方脈治病立效有不可救者則預告以期殞刻無爽作

三因方論研窮受病之源用藥之等辨者宗之其徒

王頌爲簡易方并三因方於世

都醫

按陵川縣志都醫進士博學通醫徵宗特旨授議郎掌太醫院事遠邇求診應手而愈能以其術鳴

獎宗元

按古今醫統裴宗元以醫名越專用秘方及丹藥出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故其方

香遂不盛行也

陳師文

按古今醫統陳師文越名醫與裴宗元一時齊著其用方亦大同所定大觀二一九九十七方

新藥

按杭州府志新藥其先本三晉人唐時有斬獲者知

開封府居官有能名民愛之因家焉後是有藥者北

宋時居東京之顯仁坊隱居市藥每日設肆於肆以

濟行者宜和問有一道者曰飲於斯氏斯氏事之誠

餘不憚出口吾若其若長者子孫當有厚報因書

數語授之言不覺視其所授則秘方也試之小兒

奇驗高宗南渡避世至武林遂世爲太醫數傳至從
謙爲都直轄林醫官賜勅特晉二階出內府百子圖
賜之命以所居巷爲百子園巷軒氏之有百子圖自
南宋紹興三年始也斯之圖有起蛟字篆六首者有
本草會編起蛟之子鴻緒字若篆者有內經攝要其
葉尤精于成字以虛古尤九卷漢字仁若皆諸生而
吉尤知名當世

楊大均

按趙景扶話道士楊大均梧州人善醫能默誦素問
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脈
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
幾卷即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差余在梧州親見其
事頗奇此余查問素問有記性者或能誦本京則因
難矣若千金俱藥名單分兩劑此有何義而可記
乎大均言古之處方皆因病用藥精深微妙衍通其
意其文理有於章句偶偶一見何可忘也大約本
葉家子事父孝而不受味謝積其齋施之餘并內外
親三十八義方宣和間趙景扶行自匿名過性恐人
知終爲公間之親手書以延致使者數十返不得已
一往留數日即歸不受一錢余在南昌許許全避難
來山中未及行而魯陷於州夜聞鼎知其名厚禮之
與之俱去余不知存亡優其果來雖未可遽爲司馬
子徵此亦一勝士也因論陰處事悵然懷之

何松

按醫說宣和間有一士人抱病幾年百治不瘳有何
遜者差醫長妻誘到引入密室告之曰妾以良人抱
病日久典賣殆盡無以醫藥願以身酬還士泣曰

娘子何爲出此言但敢放心當爲兩治取效切毋以此
相汚不有人誅必有鬼神誅實未幾士人病愈何添
一衣變入神祠問官語之曰汝醫藥有切不於其惡
之醫以也欲爲貪士帝命賜錢五萬貫官一員未幾
月來富貴國醫不能治有詔召草澤醫治遂通判
而愈朝廷賜官賜錢一如其妻

臧中立

按華波府志臧中立字允民昆山人元豐間客鄆南
南時抱病求療者日數十人診治如神崇寧中徵宗
后病甚詔求良醫中立應詔以布衣縣履見上命之
入診出問何證中立對曰脾脈極虛始喉泄之疾作
楚和藥以進且曰服此得難爲效至夜半果思飲食
不一月獲安賜歸出官幣市地築室歸南以居焉
因名迎風坊

王允

按柳應餘話王允字子厚本士人爲南京宋教習
教叔既以醫名指南北見初傳其學未精適遼京師
其德然實益法忽變有大員得指示失驚世古遂不
能復入雖旬食不下咽冠履日其國醫不能療其家
憂懼勝於日有治之者當以千萬爲謝見利其
售之厚始往應其求既見其狀忽覺笑不能制心
以謂未易措手也其家人極而語之兄誤爲上言
之口所笑者輩之大知此乃無人治此小疾耳語
主人家曰試取錢來我浸洗之偶有穴與其疾似
是者兄曰爾家當勿狀與我出一不能活則勿我
當爲若域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從之急鍼
之底抽鍼之際其人苦楚頓然頃刻舌迷伸縮如平

時其家大喜謂之如約又爲之延舉自是愈然名
動京師既小康始得盡心時後之壽卒有關於世事
之偶然若如此者始以醫得幸宜和爲中爲湖大
大者全生指迷論一書醫者多用之

楊介

按古今醫統楊介號古老涪州人世醫名聞四方有
郡守病瘵難成流注久不愈介治知其嗜食所致
惟與生薑一味啖之食至一斤始知辛而漸愈等
異而問之答曰公好食鵝鵝鵝鵝好食半夏通毒於
脾疾者醫用理中湯不效介以冰煎服而愈黃傷寒
陰疾訣

按春渚紀聞有士爲酒倖者臥病既久其子不慧
之且約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謝謂之曰聞尊君服
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能善其甚耶其子曰大人疾
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自作此馬醫也聞者無不絕
倒

鄧仲奇

按宋豐縣志鄧仲奇西門葛溪橋人原係河南封
祥行籍宋宣和年間及第授翰林院太子贊魯通判
衛治太子宮妃疾皆有驗論判授太醫院使俸祿天
下郡州縣市村鎮之醫文天祥贊曰蓋氏業醫一傳
鄧氏佐醫兩全宋末仁心一顯實是天樞一九感
統先哲垂範後醫德德皆恭慈休說翰林仙後從
佑佐山由嶺過世壽居此焉

金治

金治字嬰女